

城市印象

举杯邀谁

■七南

河上唐诗路上悬挂的诗句已经够多，随便拎出一句，文采都能照亮整条街。现在，需要做一组雕塑，让这条路的诗意更具像化。

唐朝的宝藏诗人不胜数，王勃、张若虚、王之涣、高适、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每一位都能做雕塑，立于唐诗路的路口，向来此处的游客讲述落霞孤鹜、春花秋月、白日依山，讲述北风吹雁、月明羌笛、大漠孤烟，讲述银鞍白马、漫卷诗书、一骑红尘……我们最终选择了李白，并选取李白邀月作雕塑的形象，让他迎风而立，衣袂翩跹，右手高举酒杯，邀千年前的月，邀今天的你我……

我总避开热闹的日子，选择在宁静的午后或飘雨的黄昏，一个人去看李白。当我穿过水边的绿柳和祈福的红绸，慢慢走向唐诗路，走近李白，内心是平静的，又是激荡的。千年前的他，“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羡慕他的洒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羡慕他的潇洒；“且就洞庭月色看，将船买酒白云边”，我倾慕他的浪漫。今天的他，以一尊雕塑的形象立于此，无忧无虑，静观世间百态，安贫自然美景，也让我羡慕……我想和他谈一谈陈年往事或近日生活，不试探、不掩饰、不权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热烈坦荡又真诚。谈完了，我会把他的酒杯斟满，请他喝一杯……

李白的《月下独酌》大概写于深秋吧，或在自家庭院，或在城外驿站。那夜月光很好，花也开着，他一定穿着白色的衣裳，开始站着，随后坐下来，斟一杯酒，酒香溢出来，孤独滋生，他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时

光转瞬几百年，到了宋朝，同样是秋天，苏轼也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他喝醉了，拍手狂歌。那一刻，时光重叠。

网友把孤独分为十二等级，一个人喝酒位列第五。一人独酒不如两人对酌。山花丛中，一杯一杯复一杯。酒逢知己千杯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拆掉时光的栅栏，组一个酒局，把独饮者都喊来。白居易不必再独守红泥火炉，将定位发给他，请他带上那坛绿蚁新醅酒，即刻出发。王翰可以不带葡萄酒，但要捎上夜光杯。酒杯若不够，玉碗来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杜甫隔篱呼取邻翁，孟浩然走出场圃，李清照不用东篱把酒，绿蚁酒、兰陵酒不够了，韦应物那里还有一瓢，“我有一瓢酒，足以慰风尘”。就喝酒，就畅聊，人生得意不得意都要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唐诗路旁本有个小酒馆，在未立雕塑之前，我和几个文友在那里喝过酒，气场相投的人总有聊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已是深夜。李白雕塑立好后，小酒馆却开张了——世事难料，很多时侯说不清。当年一起喝酒的人，已经有人离开。北岛在《波兰来客》里的诗句我非常喜欢，“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不知愁的年少，总把它抄在日记本里，总觉得写得再好，却说不出哪里好。当我终于理解了诗句的含义，才知晓这是人生的遗憾、是生活的无奈和痛。

红尘滚滚，过客匆匆。当繁华落尽，你方唱罢他登场，深夜若举酒，邀谁？有月时邀月，无月时，就举杯敬故乡、敬远方……

流年岁月

童年游戏

■张向清

越是小时候的事，越是记得清楚，刚刚发生的事有时转眼就忘。童年时光一去不复返，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吃过晚饭，孩子们是不会在家待着的，而是跑到月光下呼朋唤友，边跑边喊：“黑白菜、白白菜，是我的兵都出来。”来回跑几趟，其他孩子就像猫在洞里的小兔子，一个个活蹦乱跳地都钻出来了。那时候的月光真亮啊！皎洁的月光把树影、房影和人影投射到地上，一大群孩子踩着影子追逐打闹，经常玩的游戏是“挑兵挑将”和“藏老猫儿”。因为晚上视力不好，很多白天玩的游戏，如跳绳、踢沙包、踢毽子、打弹子等，晚上是玩不了的。

“挑兵挑将”就是把一大群人分成两拨，分别手拉手站成两排。两拨人轮流大喊着“小蒸馍，擀高，蒸的人教俺挑，挑谁呀？挑XX（想挑的人的名字）”。就这样，挑对方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被挑中的人飞快地冲向对方的队伍，对方则手拉手拦住他。如果他不幸被拦住，那他就成对方的人了，如果他奋力冲破了“连环阵”，那他不仅不会被俘虏，还可以把对方的人带回来一个。到最后，哪一方的人多，就算哪一方获胜。就这么简单的游

戏，我们乐此不疲，直到大人出来满街喊着“回家睡觉”，才依依不舍地往家跑。“藏老猫儿”就是捉迷藏。晚上捉迷藏也是需要月光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我们就出去跑了，都在家门口玩，听大人们讲故事、唱童谣。“藏老猫儿”需要的人不多，一般都是跟邻居家的几个孩子一起玩。躲藏的地方也是在自家院子周围。其实能藏的就那几个地方，房前屋后、猪圈鸡棚、树后墙边等。“藏老猫儿”也是有规则的，藏好的一方要喊一声“开喽(lou，看的意思)啦！”于是找的一方就循着声音一路找过去。我们每次找到对方时，都会发出欢快的惊叫，连被找到的人也忍不住大喊大叫，沉浸在那份惊险与刺激之中。

这就是那个时代孩子们简单纯粹的快乐。如果把这样的故事讲给现在的孩子们听，他们可能会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甚至会反问：“玩这些哪有玩手机有意思啊？”在电子产品占据人们大量时间的当下，孩子们的世界似乎被屏幕框住了。然而，我倒觉得那时的我们比现在的孩子更无忧无虑。真希望现在的孩子们也能体验一下那种只用一声童谣就能喊来大半个村小伙伴的快乐，感受那纯粹而自由的幸福童年。

青青园中菜

■李晓玲

前几天，一场自北而南的大风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母亲记挂着老家门口的蒜薹、院子里的香椿，一大早就打电话问我：“忙不忙呀？不忙了要不回去看看？”我明白她的心思。自从父亲去年猝然离世，她总是找各种借口回老家，料理她和父亲开垦的小菜园，或在院子里站站、在老屋里坐坐。

从市区到老家有十几公里的路程，我们基本上是在景区穿行。路上，偶尔能见一些金黄色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田和紫红色的红叶李在风中忽闪着亮光，白墙红瓦的色块堆砌使村庄宛如

绿色海洋中的世外桃源。十几年前父母搬到城里后，我们很少回来。去年“五一”假期，父母竟提出要回老家把房子收拾一下，在院子里种点小菜，说万一哪天想回来住住呢，这毕竟是家呀。

去年开这片荒地时，父母没少下功夫。十几年没种过的白地特别硬，仅清理砖头瓦块、老树根就花了两天时间。而且，他们也确实上年纪了，虽然精神很好，但体力大不如从前了，尤其是父亲，干一会儿活就气喘吁吁。于是，母亲让他多休息，自己承担了大部分劳作。他们先是种了芝麻，收完后又种上了粘玉米，长势喜人。父亲特别高兴，

好几次让我想想玉米收完了再种点什么，你说吃啥咱种啥，爸妈俺俩不怕麻烦！”八月，玉米收完后，父亲竟突然离去，留下一地玉米秆在秋风中孤独站立。母亲轻声对我说：“要不咱不种了吧，你们都忙，也不会种。”看着她落寞的神情，我说，种，这么好的地，不种可惜了。

小菜园里的蒜薹确实该抽了。蒜地绿油油的，好多蒜薹都甩出长长的尾巴了，母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俩并排往前抽，一把脆生生的蒜薹握在手里，心里沉甸甸的。

我家门前原来是寨壕，寨壕上沿是祥哥家。泥瓦匠出身的祥

哥靠着灵巧的双手和独特的审美，打造出了一片令人羡慕的世外桃源。他的房子周围全部用花砖铺路，屋后种生菜、小葱，门口则是一个大花园，从北往南依次种了牡丹、海棠、月季和睡莲。从我家到他家，一路鲜花满径。上周回来时，我看到一树海棠正在怒放，红色、紫色、白色的牡丹花在春风中雍容盛开，月季已花苞满。

前几年，我常常感慨好多年没回老家。母亲总说，农村人都去城里了，你回去看啥，看地？在她心里，土地是农村的代称，土地养育了人，也是人的归宿，但也是最没啥可看的，不长庄稼就长草，尤其是想到年轻时

和父亲在地里出的力、流的汗，她觉得永远不种地最好。可现在，我们都爱回来，都愿意在这小小的园子里种菜、种花，绿油油的蔬菜、鲜艳的花朵让人心里莫名熨帖。

父亲在院里“复制”了祥哥家的花园。如今，他亲手栽下的一排月季都已经长花骨朵了。我打开微信，对话框里父亲发的视频还在，点开传来父亲的声音：“月季种上了，明年回来赏花。”如今，花快开了，种花的人却再也看不到了。

思念如野草般葱茏，在这春风吹过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肆意生长。

泡桐花下的旧时光

■郭彩华

我每天早上必经一条乡间小路，条两旁种满了泡桐树。每当这个季节，泡桐花便热闹地开了，满树紫云，肆意又张扬，仿佛把整个春天都揽入了怀中。

泡桐花的模样最是惹人怜爱。它们像一串串紫色的风铃悬挂在枝头，春风吹过，虽无声响，却似在人的心底奏响了一曲温柔的歌。它的花冠呈淡紫色，从边缘向中心逐渐加深，宛如画家精心晕染的杰作。凑近细看，花瓣上还带着清晨的露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那是大自然馈赠的璀璨珍珠。

看着这满树繁花，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

总感觉日子总过得太慢。在老家的院子旁也有几棵泡桐树。泡桐花开的时节便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快乐时光。

放学后，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扔下书包，跑到泡桐树下，看谁捡的泡桐花多且完整。我们仰着脸天真无邪的小脸在树下蹦跳，欢笑此起彼伏。我们捡起泡桐花，轻轻捏住花蒂，放入口中吮吸。那藏在花蕊深处的甜蜜便在舌尖绽放。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变得甜滋滋的。我们一边吃着花蜜一边笑着，互相攀比谁找到的泡桐花最甜。偶尔有蜜蜂“嗡嗡”地飞来，也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兴致，反而为这场春日盛宴增添了几分生机。

印象最深的是用泡桐花制

作花环。我挑选出几朵开得最饱满、颜色最鲜艳的泡桐花，用针线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穿在一起。穿花的时候，稍微一用力就会弄伤娇嫩的花瓣。于是，我屏住呼吸，慢慢地将针从花蒂处穿过。随后，我将穿好的一排花围成一个圈，一个简易的泡桐花环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我并不满足，又仔细地调整着花朵的位置，把它们排列得更紧密、更整齐，让花环看起来更加漂亮。小伙伴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争着要试戴我做的花环。我得意极了，像个骄傲的小公主一样，在泡桐树下跑来跑去，笑声在空中回荡。

如今，童年的小伙伴早已各

奔东西，曾经的小村庄也渐渐变了模样，但泡桐花带给我的甜蜜记忆从未褪色。

又一阵风吹过，泡桐花簌簌落下，落在我的肩头，也落在我的心间。我俯身捡起一朵，轻轻吮吸，那熟悉的甜蜜再次涌上舌尖。这一刻，时光仿佛静止。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泡桐花就像是我心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依然能找到那份最初的宁静与快乐。每一次走过这条小路，每一次呼吸着泡桐花的香气，我都告诉自己，泡桐花多么惬意，都要保持一颗纯真的心，珍惜身边的美好。因为，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是生命中宝贵的财富。

种花记

■贾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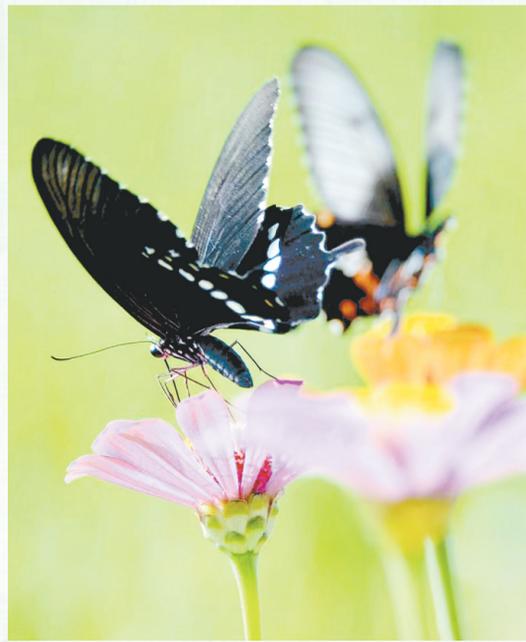
我喜欢花。它们有的生命力持久，有的很快枯萎，但它们盛开时的美都让我留恋。因为，它们的每次绽放都与记忆中的某些场景相关。

有一年我过生日，送给自己的礼物是一盆茉莉和一盆绣球。当我把白色的茉莉和蓝紫色的绣球分别放在阳台两侧时，恍然觉得自己走在一条开满鲜花的小路上。

夏夜，那盆栀子悄然打开花苞，散发芬芳。那幽幽花香里浮动着一幅亲情画面：阳台上晾晒着家人的衣服，孩子在台灯下埋头读书。因这记忆里不散的花香，这份平淡的幸福终被我领悟并珍惜。

阳台上还有一盆四季桂花，因而家里四季桂花飘香。某个冬夜，茶炉里温着桂花酒，在升腾的馥郁香气中，我摘下几朵新鲜桂花放在酒里，酒色如琥珀，花香先醉人。那晚拍了照片发朋友圈，配文：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四季轮回，花开花落，我的



蝶舞

汤青摄

那个芬芳的日子

■崔崔霞

“提着篮子，迈着轻捷的步子，向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奔去。嫩生生的荠菜，在微风中挥动它们绿色的手掌，招呼我，欢迎我……”这是作家张洁在《挖荠菜》一文中写到的场景和感受。

今年春天，我也体验了一次挖荠菜的快乐。

朋友提前做了功课，知道哪里可以挖野菜，遂驱车带我去体验。她把车停在一个果园边，下了车，递给我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和“菜篮子”，然后领我进了果园。

所谓的“菜篮子”，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红色礼盒。朋友说，为了挖野菜，她变废为宝，动手做了这个“菜篮子”。纸盒质感很好，加之红色外观上印有的“这箱有礼”几个醒目大字，让我眼前一亮。我提着它，走在田埂上，满心欢喜。

阳光明媚，没有一丝风。果树之间是肥沃松软的田地，荠菜、刺角芽在其间肆意生长，还有几株挺着长脖子开着小黄花油菜……

我蹲下身子，背对着阳光，拿着工具开始挖荠菜。不一会

儿，后背被晒得暖融融的。看到眼前这么多野生的荠菜，我惊喜不已。它们一棵棵、一簇簇，舒展着蓬蓬松松的长叶片，尽显生命的绿意。即使有些已经长出了花柱，叶片依然鲜嫩无比。

在这个春天，我曾因找不到荠菜而苦闷了好一阵。我曾在河堤边寻找，那里野草丛生，偶尔看到一株，还显得营养不良；也试图去别人田地找，又担心农药问题，不敢随便下手。我依稀记得多年前曾在高铁站附近的荒地上挖过野菜，可如今再去，那里早已被开发得规整有序，再也

看不到当年野菜丛生的样子……城市之大，我因这份春天的念想迟迟未能实现，而生出些许淡淡的失落感。

“崔，过来挖。”朋友在前方不远处叫我。

明媚春光里，我看着她的身影，想到她为兑现带我挖野菜的那句承诺，四处找寻合适的地点、精心准备工具……原来，那一刻的幸福，都是她为我精心准备的啊！我心中涌起满满的感动，对脚边的每一棵荠菜都倍觉珍惜，不忍错过。我应着声，提着“菜篮子”

诗风词韵

谷雨 (外一首)

■谭艺君

天空拿出蔚蓝  
阳光拿出金黄  
大地就青绿在谷雨里

多少个季节穿过水翻越山  
风将花信一路遗落  
雨水被云朵拭净，在天边  
时光把花香藏得更深  
一群白色的水鸟  
飞过宽阔的沉默

树木的新伞还没完工  
漏下月光和繁星  
花朵都老了  
闹哄哄的蜂蝶也飞走了  
岁月绵长  
阳光真好  
果实正酝酿身体里的糖

一场雨  
斑驳在阳光里  
从此你不再懵懂  
大地不断翻新  
泥土里的蚯蚓  
已接受了崭新的生活  
那一铲一铲的伤都淡了  
这片田野，其实很温柔  
给它几滴汗水  
它就还你一个收获的四季

告别

花朵淡淡说着告别  
渐渐消隐  
在时光的背后  
你拉不住一片花瓣的旧衣襟

春风潦草一吻  
就匆匆离去  
纯真的青草抹掉满脸泪水

流星疾速划过  
告别无声无息  
你根本就不是一颗星星  
胆小的萤火虫

夕阳最后一瞥。鸟群飞向远方  
犹如浮动的字迹  
模仿哪一场告别？  
钝钝的伤  
经年未愈  
在这个春天隐隐作痛